

铁根和他的伙伴

吕德华

铁根和他的伙伴

吕德华



北京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儿童长篇小说，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天津宏大纱厂的工人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用怠工和将布运往解放区等方式，与敌人展开斗争，并取得了初步胜利的故事。在斗争中，老工人谭京口受重伤，小主人公铁根和他的小伙伴老蔫儿，经受锻炼，逐渐成熟。作品情节曲折，故事感人。

责任编辑：郭一尘

铁根和他的伙伴

吕德华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.26 插页2 字数188,000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7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353 定价：1.20元

目 次

一	风雪除夕.....	(1)
二	成了孤儿.....	(16)
三	神秘的码头.....	(27)
四	一场美梦.....	(45)
五	初入牢笼.....	(59)
六	第一次交锋.....	(74)
七	鬼点子.....	(95)
八	不平静的夜.....	(108)
九	金不换.....	(121)
十	传单和石头.....	(133)
十一	车间里一出戏.....	(147)
十二	砸佛堂.....	(158)
十三	秘密洞.....	(172)
十四	揍犬冢.....	(185)
十五	狗咬狗.....	(197)
十六	将计就计.....	(206)

十七	歪打正着·····	(220)
十八	阴谋·····	(232)
十九	秘密·····	(244)
二十	箭在弦上·····	(264)
二十一	黎明前的战斗·····	(280)
二十二	“是自己人啦！”·····	(289)
二十三	出奇制胜·····	(303)
二十四	重开的花朵·····	(320)
后记·····		(325)

一 风雪除夕

大年三十这天，从早到晚整整下了一天大雪。海河边上的大开洼里，曲里拐弯的小胡同，还有那沿河一带的垃圾堆，都被厚厚的雪盖住了。河沿本是拾破烂的人们大聚会的地方，每天垃圾堆上都趴满了人群，象蚂蚁盘窝似的；可是今天这儿却变得冷冷清清，只有几个拾煤核的孩子在垃圾堆上翻腾着。

天慢慢黑下来，灰濛濛的天空雪还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。孩子们拎着破口袋陆续地走了，最后垃圾堆上只剩下一个叫铁根的男孩，破棉袄上压着一层雪，他光着头，眉毛和头发上结了雪霜，一双大耳朵被冻得红红的。

远远望去，河西面高大建筑物上的霓虹灯，一个跟着一个亮了，争相发出耀眼的光芒。铁根活动了一下身腰，收拾好口袋，他拾了足有半口袋煤核。他望望那五光十色的灯光，又听到不远处大街上传来嘈杂的人声，不由悄悄喊了声“过年啦！”

铁根心里一阵高兴。他用手拍拍身上的雪，但马上停住，他那冻得象红萝卜似的手指被碰疼了，手指疼了不要

紧，他就地来了个“驴打滚”，硬是把身上的雪滚掉了。他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刚刚站起身来，不想两脚未站稳，身子却顺着河坡直滑下去！河面冻了一层薄冰，但河中心水流湍急，铁根吓坏了，两手乱抓，幸亏一根木桩把他挡住，才没掉到河里。

“倒霉！”铁根轻轻骂了一声，爬上岸，就背起口袋沿着河岸朝西走去，又转过几条黑胡同，就来到了劝业场。街上车辆行人很多，乱哄哄的，商店门前的大喇叭怪声怪调地唱个不停，霓虹灯广告不时变换花样；穿着阔气的有钱人，嘴里喷着热气，东逛逛西串串，买礼品，备年货。

在一间旧式商店的门脸上，贴着“强化治安”“禁燃爆竹”等标语，在标语下面站着一个小伙计，小伙计指着商店里的食品和儿童玩具高声吆喝：

小胖儿哥，
玩艺儿多，
搬不倒、婆婆车，
风刮燕儿一大串儿，
冰糖葫芦是果馅儿……

小伙计颤抖的叫卖声，吸引着一群看热闹的人。铁根刚凑了上去，想看个究竟，忽然背后传来一阵皮靴声，一队持枪的日本兵走过来将人们冲散。

铁根是特意绕道到这儿来逛逛的，过年了嘛。他在脏土堆上又爬混了一年，过了年，他就十二岁了，爸爸说：“一到

十二岁，就是大人了。”爸爸就是十二岁上和奶奶一起逃荒到天津的，当年冬天，奶奶就冻死在马路上，爸爸就在海河边上做苦工。如今爸爸蹬三轮车，凭力气吃饭，养活着他。铁根原想长大了也去蹬三轮儿，红漆车厢，白车座儿，在马路上跑起来溜烟，在人多的地方也照样蹬得飞快，那才叫本事哩。可是铁根一想到坐在车上的日本鬼子和给日本鬼子干事的阔老爷，一想到爸爸头上、背上的那些伤痕，又发誓一辈子不去蹬三轮儿，恨不得一时将马路上的三轮车都砸个稀烂，让那些日本鬼、阔老爷没车坐。

铁根冲着走过去的日本兵，狠狠吐了口唾沫，又一直朝前走去。风雪越来越大，马路上的积雪，被人们踏成泥浆，泥浆又冻成凹凸不平的冰块。他穿过马路，紧跑几步，又开双腿，从冰上直滑过去，不想半路上碰到一块凸起的冰块，绊了个马趴，肩上的口袋也甩出老远。铁根是个打滑溜的能手，不想大马路上栽了跟斗，他四下望望，好在他在黑影里，并没有人注意他，要不他准得再回去重滑一次。

他刚刚从地上爬起来，捡起口袋，一辆汽车从他身旁驶过去，跟着他的肩膀上挨了一棍子。

“小杂种，这回你可跑不了啦！”一个提着警棍的斜眼警察挡住铁根的去路。

这个斜眼警察是铁根的老对头。铁根每天傍晚回家时，总在这一带碰上这个带棍子的斜眼警察。铁根走路向来东扎一头、西扎一头，不走直线儿；一到冬天，光溜溜的马路结上一层薄冰，他走路就更花梢了。一天清早，铁根背着口袋

去海河沿儿，路过劝业场，宽宽的马路上没几个人影，他就在鞋底上绑上块洋铁片儿，打起滑溜。清早风大，铁根的破棉帽被刮掉了，他趑趄回来拾帽子，刚弯下腰，帽子被一只大皮靴踩住了。

铁根抬头看，见是个斜眼警察。铁根说：“这是我的帽子。”

斜眼警察象是没有听见铁根的话，从地上捡起破棉帽，擦他皮靴上的泥污。

“你凭什么用我的帽子擦鞋！”铁根上前去夺帽子，被斜眼警察的警棍挡住了。

任凭铁根叫喊，斜眼警察仍然用帽子擦着皮靴，直到把皮靴擦干净，才说：

“小孩儿，叫个好听的，我就把破帽子还给你。”

“什么是好听的？”

“叫我一声太君。”

斜眼警察的“太君”二字刚出口，铁根就清清脆脆地说：“太君的狗腿子！”

铁根后退几步，咯咯地笑起来。

斜眼警察臊了个大红脸，说：“看老子不揪断你的脖子！”

斜眼警察骂着，但他并不去追赶铁根，而是将帽子扔在地上狠狠躁上几脚又吐了几口浓痰，才扬长而去。

这顶棉帽，是三年前妈妈临死时为铁根做的。铁根就是仗着这顶棉帽闯风雪、过严冬，如今帽子让斜眼警察弄脏了，

怎么办？铁根心里又急又恨，他决定不去拾煤核了，跟斜眼警察泡啦！他将脏帽子放在口袋里，悄悄地跟在斜眼警察身后，直等到马路上的行人车辆多了，趁斜眼警察忙着指挥车辆的时候，他抽冷子蹿到斜眼警察跟前，将那顶满是污泥的帽子狠狠甩在斜眼警察的脸上！

铁根一口气跑到海河边上，心里痛快了，可是从此他没有帽子戴了。爸爸知道了这件事，不但没责怪他，还摸着他那冻肿了的大耳朵说：

“人靠一口气活着，就是耳朵冻掉，也要这么干！”

从此以后，铁根就不常走这条大街了，他躲着那个斜眼警察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不想在大年三十晚上，又碰上了。

铁根见斜眼警察站在眼前，撒腿就跑，斜眼警察在后面紧追。铁根背着半口袋煤核，又累又饿，没出三五步，刚跑到一家鞋帽店门前，就被斜眼警察一把揪住了。

斜眼警察举起手中的棍子，正要打，只见一辆三轮车急驶而来，停在了鞋帽店门口。车上下来一个尖嘴猴腮模样的人，这人穿着厚厚的丝棉长袍，手里拄着一根带铜疙瘩的手杖，怀里大包小包的一大堆。

斜眼警察一见这个瘦猴模样的人，他那举着棍子的手缓缓放下，跟着身子也弯成个虾米样儿，满脸陪笑地说：“二爷，您出来逛逛？”

瘦猴模样的人，也笑着点点头说：“二狗，过年了还这么辛苦！”

斜眼警察说：“二爷，当差不自在呀。”

“过年上二爷家坐坐，”瘦猴模样的人说，“不愿吃这行饭，二爷另给你找个事由儿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先谢谢二爷！”斜眼警察象个虾米似的，躬着身子倒退了好几步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临走前，他狠狠地瞪了铁根一眼，低声骂道：“便宜了你这个小杂种！”

铁根被这眼前的场面惊住了，心想：这瘦猴的威风还不小哩，连警察都怕他。他正在出神儿，一只大手落在他的肩上，铁根一惊，正要撒腿跑，抬头一看，见爸爸正站在跟前，原来那个瘦猴坐的正是爸爸拉的车。

爸爸顾不上和铁根说话，追上瘦猴模样的人，说：“先生，你还没给车钱……”

瘦猴模样的人不高兴了，他一挥手中铜疙瘩棍子，说：“大爷还要去中原公司、稻香村、东亚酒楼呢，怎么你不想拉了？”

“今儿是大年三十，打算早点收车。”爸爸把铁根拉到跟前说，“这不孩子都来找了。”

“大年三十才是挣钱的时候，”瘦猴沉着脸说，“拉完了大爷多赏酒钱。”

爸爸没再说什么，瘦猴模样的人走进鞋帽店。爸爸拉住铁根，抚摩着他冻得红肿的耳朵，说：“爸爸就多拉他几趟，说不定能给你挣顶帽子了。”

鞋帽店的橱窗里，陈列着各种式样的皮帽、棉帽。铁根的眼光停留在一顶蓝布棉帽上面，这帽子有着长长的护耳，护耳上缀着厚厚的黑绒，可比他那顶旧帽子暖和多了。再仔

细一看价钱，十块钱，铁根不由吐了吐舌头，拉住爸爸的破棉袄说：“爸爸，他们这是坑人，咱不买。”

爸爸笑了，不说买也不说不买，他递给铁根一张票子说：“肚子饿了，先去吃碗馄饨，一会儿还在这儿等我。”

铁根高兴得背着口袋穿过马路，朝一家馄饨铺走去。走到半路，忽然想起爸爸也饿了一天，当他回头向鞋帽店张望时，只见那个瘦猴模样的人，又坐在爸爸的车上，爸爸吃力地蹬起车子，破棉袄让风雪吹得上下摆动。

铁根走进热气腾腾的馄饨铺，将口袋放在墙角，就大模大样地在冲着门的一张桌旁坐下来。他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进饭馆。以前每逢他打这馄饨铺经过时，连看也不看它一眼，浓浓的香味儿钻进他的鼻孔，他就快步走过去。心里说：等我能赚钱了，每天和爸爸来这儿吃一顿，一碗馄饨，两盘酱肉，十个油酥烧饼……如今，铁根真的坐在馄饨铺里了，他将那张票子放在桌上，一个小跑堂的走过来问：

“你吃点什么？”

这个小跑堂的和铁根年纪相仿，至多不过十二、三岁，大大的脑袋，瘦瘦的身子，腰间扎着一条油污的围裙，笨手笨脚的，冲着铁根直笑。

铁根看着眼前的大脑袋，觉得好笑，心想：馄饨铺里还能吃什么？就要了一碗馄饨，四个烧饼。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当他吃完馄饨和一个烧饼，剩下的三个烧饼，再也舍不得吃了。小跑堂的好象看透了铁根的心思，又端上一碗清汤。

馄饨铺里吃馄饨的人们，渐渐散了。铁根一面喝着清汤，一面暗自计算着爸爸的车走到什么地方了。忽然门开了，一个人伴着一阵冷风闯进来，直到来人将身上的雪抖干净，铁根才看清楚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个老头儿，一件肥大的破棉袄，裹着他那枯干瘦小的身子。

这个小个老头，就在铁根对面坐下，用袄袖将桌上的灰尘揩拂干净，小心翼翼地将一个长长的蓝布包儿放在桌上。

那个小跑堂的，看见小个老头来了，不等他开口，就端上一碗馄饨和一盘烧饼。

小个老头将那盘烧饼推开，从怀里掏出两个龇牙咧嘴的杂合面饽饽，泡在碗里，大口吃起来。

“伯伯，你这包儿包的是什？”看来这个小个老头是这家馄饨铺里的老主顾了，小跑堂的看见写帐的先生倚着椅子打盹儿，也就坐在桌旁和小个老头闲聊起来。

“这里边包着个宝贝！”小个老头一指墙上的日历，神秘地说：“民国三十三年，春节在眼前，明天大年初一，就靠它乐和乐和啦。”

“这年头，还有心思乐和？”小跑堂的问。

“不说不笑，死了阎王不要。”小个老头说。

“到底是什么宝贝？”小跑堂的用手去摸蓝布包儿，却被小个老头挡住了。直到老人吃完馄饨，用手摸摸花白胡子，低声唱道：

“谭老汉，来到馄饨馆，有个娃娃将某盘，叫儿看儿要看，不叫儿观儿要观，沙啦啦打开来，大家一齐来观看！”

小个老头唱完，将布包打开，布包里原来是把胡琴。

“胡琴也算宝贝？”小跑堂的失望地说。

“年箫月笛当日笙，三年胡琴更中听。”小个老头象鉴赏珍宝似的抚摸着这把用黄竹制成的胡琴，笑笑说：“老婆放炮——各有一好嘛。”

铁根一直在一旁听着，觉得这个小老头挺有意思，吃的还顾不上，还有心思玩这个。就问：

“伯伯，你这琴多少钱买的？”

“胡琴虽小，价值连城。”小个老头见铁根不大懂他的话，又说：“告诉你，这琴是用千百个黄金塔换来的！”

一提“黄金塔”，铁根笑了，那是指杂和面窝窝头呀，他完全被这个小个老头的乐和劲儿感染了，又问：

“伯伯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个老头打量了铁根一眼，反问道：“你看我象干什么的？”

“唱戏的？”

小个老头摇摇头。

“卖唱的？”

小个老头，猛地将双手往下一劈，象是要从手上甩掉什么脏东西似的，吐口唾沫说：“在日本人手底下卖唱？咱不干那营生！”

小个老头吃完饭，不再和这两个孩子纠缠，用布将胡琴仔细包好，付了饭钱，推门走了。

跟着大街上传来老人那低沉的京剧唱腔：“天寒地冻大

雪飘，大年三十又来到，满街跑着黄鼠狼，一不小心被它咬！”

铁根问小跑堂的：“大街上，哪有黄鼠狼？”

“你看，那不是过来了！”小跑堂的一指窗外，一队荷枪的日本兵正走过去。

这下，铁根更觉得小个老头有意思了，“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他想向小跑堂的问个究竟，可小跑堂的忙着照应别的顾客去了。

铁根付了饭钱，将三个烧饼揣在怀里，背起口袋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

天晚了，除了几家大字号门前的电灯还亮着，半条街已经一片漆黑。铁根又来到那家鞋帽店门前，只见几个穿长袍的人，正慌慌张张地上门板，买东西的人都撒腿走了。再细看大街上，各个路口都有日本兵把守，检查来往行人。

灯火辉煌的鞋帽店，一霎时门板上紧，灯火全熄，铁根躲在黑洞洞的门洞里，注视着来往行人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铁根身上的一点热气又被冷风吹跑了，肚子又咕咕叫起来，可是仍然不见爸爸的影儿。没办法，铁根只好背着口袋，迎着风雪，独自回家去。

铁根在黑影里走着，他看见马路上的行人，排着队，手里拿着“良民证”，等候鬼子兵挨个检查。

有些人通过了鬼子兵的岗哨，回家过年去了；也有些人被鬼子兵绑起双手，押到停在马路旁的大卡车上。铁根走到鬼子兵跟前，鬼子兵摸摸他的口袋，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，

就放他走了。

铁根虽然过了鬼子兵的岗哨，但他的心上象是压了一块石头。他在人群中没有看见爸爸，爸爸是不会让鬼子兵抓住的，也许爸爸已经回家了。他这么一想，肩上的口袋也变得轻了，于是叉开双腿，在铺满冰雪的马路上，又打起滑溜来。他回头望望那群鬼子兵，狠狠吐了口唾沫，学着小个老头的腔调唱起来：

“天寒地冻大雪飘，大年三十又来到，满街跑着黄鼠狼，龇牙咧嘴把人咬！”

“好孩子，词儿改得好！”忽然后边追上一个人来，铁根吓了一跳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在馄饨铺里碰见的那个小个老头。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心想，刚学他就让他碰上了。

“伯伯，什么词儿改得好？”铁根问。

“你唱的最后一句呀，”小个老头将手中的那蓝布包儿一挥，说：“刚才我唱的是：一不小心被它咬；你改成了：龇牙咧嘴把人咬！改得好，这群黄鼠狼正咬人哩！”

铁根本来是唱着玩的，不想小个老头那么郑重其事地夸奖他，更加不好意思，正想再说点什么，那小个老头却转进了一条黑胡同，只听老人远远地告诉他：“孩子，眼睛放欢势点儿，碰上年轻人，让他绕几步走……”

“喂！”铁根痛痛快快地答应一声，就急急忙忙朝前走去。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迎面驶来一辆三轮车，铁根想起老人嘱咐他的话，就迎了上去。三轮车越来越近，铁根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爸爸的车，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！

爸爸浑身是汗，热汗气从敞开的破棉袄里透出来，看样子，爸爸赶了不少路，再看车上坐的还是那个瘦猴儿，他怀里那大包小包更多了，还喷着酒气，喝得醉醺醺的。

“爸爸，前边马路上，日本兵抓人哩！”铁根急忙拦住车说。

爸爸好象早已看见铁根，他不慌不忙停下车，问：“日本兵为什么抓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好些年轻人让他们绑上汽车！”铁根说。

一听说抓人，车上的瘦猴也不醉了，歪着脑袋一听，心里就明白了，他拉长声说：

“走吧，是抓八路的探子，不要紧。”

爸爸可不听他那一套，跳下车说：“先生，拉了你多半宿了，你也快到家了，就辛苦两步吧……”

一听这个，瘦猴的舌头又短了，装着醉样说：“大爷醉了，怎么走……快走……大爷不怕……你怕……什么……”

爸爸仍然不动：“说不拉，就不拉，你给车钱吧！”

“车钱？”瘦猴在怀里摸索了一阵，说，“钱都化了，没钱怎么办……”

爸爸知道瘦猴捣鬼。可他又想：刚才用白天拉的车钱给铁根买了顶棉帽，明天过年就靠瘦子的车钱了，再说人家喝醉了，半路上不拉也说不过去……

瘦猴见爸爸犹豫，就从怀里掏出个小本本说：“碰上日本人不要紧，大爷……有这个……”

“你当然保险呀。”爸爸又蹬车前进了。瘦猴接碴说：